

帶刺的話

有人說：「新生該痛痛快快地玩。」我不認為，也沒痛快過。玩樂的時刻畢竟是屬於沒有記憶的日子，生命是不允許空白的。高興不一定是幸福與充實的象徵，你憂鬱過嗎？有時殘酷的刻劃，才能激起人生的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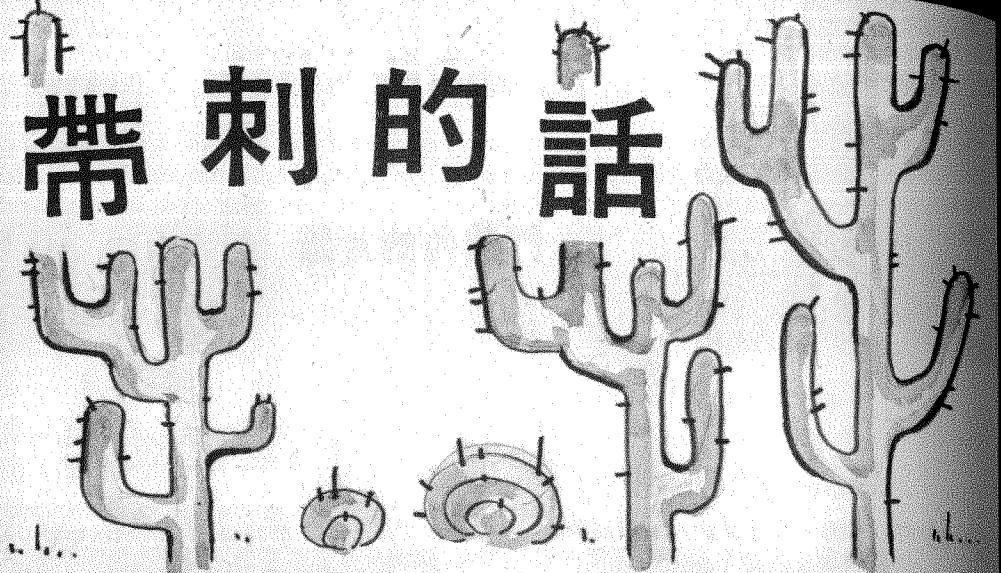
悲觀與樂觀如同主觀與客觀是常為人所濫用批評，當人置身於哲理中時這些字眼是沒有絲毫意義，不要逃避悲觀以安慰自己，不要誣人主觀以蒙蔽真理，真實在悲觀中才能建立真正達觀，主觀的溶合才能有客觀的認同。

醫學是屬於窠臼式的知識，它是需要藝術與思想的潤澤，沒有思想的藝術是無謂的組合，缺乏藝術的思想易流於虛假的夢幻。你單調嗎？你需要憑藉迷信式的信仰麻木自己嗎？何不趁此時創造自己！人生本是倥偬，但不能忽忽。

我喜好沉思與冥想，因為它能帶動我行動與價值感，人是不能不想，只是不能胡思亂想，必須要有系統，有步驟地思索，思是不能斷章取義地拿一個問題研究，因為當如此思慮時，可能所根據的原則本身便是錯誤的。思索不

曾志仁

帶刺的話



能脫離實際，實際不同於現實，思索更易致終止，當一個人說他不再想的時候，便等於死亡。

現在的學生，生活已趨於奢侈，物質的享受也超過精神的渴望，人是不當過分注重物質的享受，過分注重物質的享受，便是不懂得享受，讓金錢埋葬自己的人實際上是最貧窮的，時下現實與成熟已成為實際的畸形。我們校小，對外成績亦不錯，唯獨這些風氣……

許多人都喜歡以情理二字來解釋情感，而藉口以理智壓抑情感，其實情感本是理性的一部分，在人性裏，情感是少有的美德之一，是許多人却要戕害情感而代以樣板式的冷感，理智趨於冷漠就成機械式的教條，情感卻的只是修飾與昇華，而不是抑制與遲鈍化，他們可以不讓感情洋溢和敏銳，這樣生活會枯燥，人生本當如海潮之衝擊，才激得起翻騰的浪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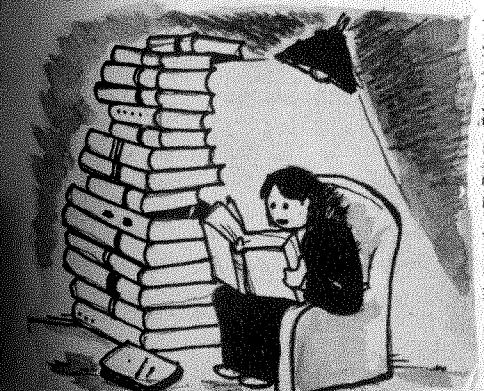
思想只能啟發而不能貫輸，說些古董刺的話，只想撩你情緒與理想。

回國求學 有感

李瑛 —— 來自美國
許世寬 —— 來自日本

李瑛

一直到民國六十三年八月中我才真正決定要回台灣來讀醫學院，於是做了一些準備工作，每天仔細細的，一字不漏的讀中央日報航空版，一方面增加閱讀中文的能力，同時也可多了解一些當時台灣的情形。因為太久不寫中文，早已忘了許多，只記得一些較常用的字眼，會話方面舌頭也不太靈活，講話總夾著一些英文字，但總是安慰自己一切很快就可再跟上了，只要到了那種環境中，學起來就快了



一字不漏的讀中央日報航空版

由報紙上及附近中國留美學生口中多少我已知道一些台灣的近況，改變了許多，但是想像不出到底變成什麼樣子了，於是自己作了不少猜測，幻想著可能發生的事。然而當我由機船步出松山機場起我已發覺我的猜想與事實相差很遠，以後發生的事對我實在是一連串出乎預料的經驗。

首先我注意到街上的交通，主要道路都是寬大平坦的，確實與我記憶中的不一樣，令我驚訝的是來往的車輛種類真多，在美國路上走的只有行人和汽車，但這兒路上有腳踏車，機車、小汽車、大巴士、貨車等等，而且全部穿插著流動；而超車又是另一回事了，幾乎每一個方向都可能有車輛插進來，那時的我坐在車中真不知眼睛該注意那裏才好，不論看那兒都會使我空緊張一番，更另我擔心的是那些想過街的行人，幾乎是冒著生命危險由路之一邊到達另一邊，因為有些交叉路口沒有紅綠燈，起初到台灣的那一陣子我從來沒有也不敢一個人上街，過街更不用提了。我想如果讓紐約的計程車司機看一看台灣的計程車司機怎樣爭取時間



回國求學 有感

，他們一定要自嘆不如了。（紐約的交通之亂也是出名的）

美國式慶祝節目的方式也和中國式假日出入很大，就以新年來做例子，中國式新年不必我介紹了，在美國一月一日正是學校放寒假的尾聲，所以學生教師是一定不上課，但從事別種職業的人在那天可以得到一天假日，他們最大衆化的消遣就是早上看TV轉播的花車遊行，一年一度規模最大的玫瑰花車遊行，下午看橄欖球賽，晚上吃頓豐富典型的美國大餐，這常常是整個大家庭聚會的日子，也是每個人體重增加一些的日子，晚飯後TV又有特別節目，元旦就這樣渡過了。至於逛街，看電影在這一天並不適當，因為大部分的店都關了，店主店員也要放假過年，而電影票價太貴，普通一場票價相當於台幣八十元，一百元以上。在這一天也有很多人到外地去旅行，通常是二、三天前就出發了，因為交通太擁擠，車禍死傷在這段時間也特別多，到了下午大家又開始日以繼夜開車趕回家以便趕得及第二天一早上班。給我印象極深的一件事便是新聞界經常在某假期未正式開始前便預測將有多少人會喪生於假日車禍中，而妙的是這種估計總是與實際傷亡數目很接近。

台灣的學生很團結，他們之間的關係良好而單純，雖然大家都是競爭的對手，但是不至於勾心鬥角，我想這也許與學校評分制度之不同有關。在美國班級人數都比較少，而老師依照每個學生的程度，考試成績及課堂中表現來給分，分數有A, B, C, D, E五種，A是最高等級，依次而下，E是不及格，每班中得各等級之人數是依照正常分配曲線（Normal Distribution Curve），也就是得A與E之人最

少，其次是B與D，最多數人得C，完全以全班人之成績相比較而決定，所以只有少數人能出人頭地，這樣的競爭可能造成學生間的相互嫉妒，自己的筆記從不借給別人，上課也不代別人簽到，除了在課堂內，私底下與同學討論功課的情形很少見。

台灣學校給分制度却完全不同，每班中可能有一半人得最高分，也可能有大部分的人不及格，這完全是老師先訂下標準然後測驗學生是否達到水準，而非以學生之程度決定及格之標準，這種情形就造成同學間相互學習，指導的動力，同學們都站在一邊與老師競爭了。

同學們都站在一邊與老師競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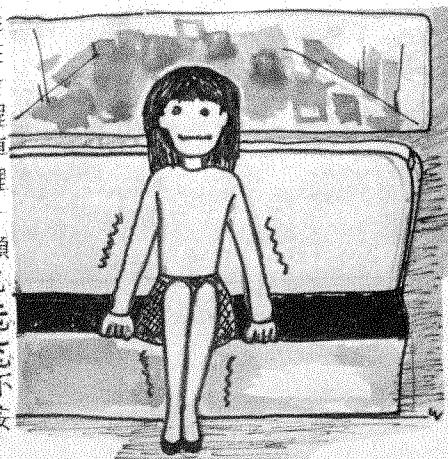
回到台灣已有二年多的時間了，各方面已能漸漸適應，我發現它有許多可愛的地方，也有許多不那麼可愛的地方，不管怎樣我在此讀書生活得很愉快，我始終認為二年前的決定是對的，它讓我再度有機會與祖國的文化接觸，學習它的長處。

回國求學 有感

光明的感受。至於春、夏、秋亦各有其特殊的景緻。我家是在較為偏僻的鄉村，那兒依山傍水徜徉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沒有都市的喧囂與混亂，真是個瀰漫著安詳寧靜氣氛的世外桃源。

透過窗子往下看，浮騰著一片雲海，一層一層好像白棉花堆積而成的，那種潔白美麗的景象真是引人入勝，恨不得馬上長出一對翅膀，能悠遊自在地翱翔其間。過了幾個鐘頭飛機降低高度，青翠的臺灣島映入眼簾，終於我在祖國的領空了。真不愧是「美麗的寶島」，俯視那一片無盡、青翠碧綠的樹海，相信無論誰看到了都會稱讚她的美麗，此時我真驕傲自己是中國人。可是美好的心情在下飛機後却被破壞了，在海關辦理好手續後步出機場，就被眼前的景象嚇住～污染的空氣、複雜的交通，司機的高速駕駛。坐在計程車裏一顆心忐忑不安，久久處在神經緊張的狀態中，心裏好納悶～是否此地的司機都技術高超？如此橫衝直撞竟然不會出意外？還好我安全的抵達目的地。

坐在計程車裡一顆心忐忑不安



讓我介紹一下我住的地方，那是位於日本本州最北端的青森，其特色是夏短冬長，所以一年中見雪的機會很多。一入冬季天空經常飄下一把把潔白晶瑩的雪花，將大地粉妝玉琢成美麗的銀色世界，那白皚皚的一片似乎掩蓋了世俗的黑暗、醜陋的一面，而帶給人們純潔、

進了CMC後印象最深的是那座圓形的禮堂兼圖書館的建築物，似乎它曾經過一番精心設計而蓋起來的。院內的景色最使我陶醉的是傍晚夕陽西下時分，天邊燃燒著半個紅艷的大火球，映得校園內的一草一木都透出一層柔和的、淡粉紅色的光輝；尤其是聳立著的白色建築在夕陽的餘暉中閃閃發光，好一個莊嚴神聖的美景呵！談到學校的設施，雖然有些不方便的小地方，但大致說來還頗令人滿意，學校備有自助餐可以照自己的口味挑選，因此在吃的方面還蠻適意的。我們的宿舍設備齊全，管理完善在中部大學中是首屈一指的。雖然學校現狀不錯，更有待院方與師生的通力合作，不但繼續維持我們的優點，還盼能更上層樓使CMC臻於至善至美的境界。

從小當個醫生便是我的志願，為何會有如此的想法呢？或許是受到爸爸是個醫生的影響吧！今天我以僑生優待的身分回國求學，真是感謝祖國的優遇。最讓我感到慚愧的是我身為中國人，我的國語却不太靈光，並且還缺乏對我們民族、國情的了解與認識，在日本有時候友人叫我說幾句國語或談談我們的國家，我往往張口結舌說不出來，實在很遺憾！回到祖國與同學的交談更常常有詞不達意的情形。我時常想到如果我能說一口流利的國語，該多好啊！關於學習方面，每當別人問我讀得怎樣？我

只有搖頭苦笑的份，我發現自己的實力很差，由於國文程度低，因此國父思想、中國通史等科目唸起來挺吃力；英文也帶給我很大的苦惱；上課時，對於進度太快的學科只得舉雙手投降。在這種情況下，幸好有許多朋友體諒我、幫助我，這是使我感到溫暖且安慰的事。我希望能在本校順利畢業，更希望在畢業前能提高我的國文程度。

幸好有許多朋友體諒我、幫助我。



有一件使我覺得驚訝的事，就是院內竟然沒有一所可供實習的醫院。雖然我們有集全國之精華的教授，但是如果缺乏實際的觀察與機會，七年之後在技術上是會差人家一截的。為了增進CMC醫師的技術，為了提高我們的聲譽，深切地盼望醫院的落成日在不遠。

△商業道德？

買賣做生意必須有公平、不二價，可是一些缺德的商行常重利而缺德，台中市中正路威士鐘錶行就有賣假英納格手錶，不識貨者常吃虧，假貨是鑲金黃的商標。還有台中市三民路三段大勝機車行常賣改裝和破爛的機行，買了後又要全部再修理過，就利用此大搞一筆錢。

一年來的感受

時間過得太快了，自從註冊完後，我就一直有這種感覺。猶記得還是新鮮人呢！一眨眼已是老生了，當然也「油條」多了。方值迎新的熱潮中，我亦願把自己一年來的總總感受寫出來獻給新鮮的一代，願他們起共鳴作用，也算是給新鮮人的一份見面禮。



蹺課、調課

剛開學時大家對學校的認識還相當膚淺，處處都存有戒心，這時候蹺課的人不會很多（由其他學校重考進來的老油條例外）。過些時日後大家熟悉了那些教授點名，那些不點名，這時小班制上課就出現了，有些時候竟然小到個位數，你看大家的膽識如何？談到蹺課其中還發生了不少的奇聞妙事：其一是趙教授時國父思想，趙教授幾乎每堂必點，所以蹺課的人少，但往往點了一個就溜了一個，害得教授必須重點一次。怪事發生了，當第二次點名時却一個也不少，個中原因我不在此說穿，有待大家細心揣摩與體會。其二是微積分霍教授的課，據說霍教授從來不點名，但是不知去年為什麼去年却開了葷，居然連點好幾次，每次點名為了防止魚目混珠，都關著後面，點一個由前門出去一個，但結果還是都到齊了（門雖關窗戶仍開著，況且大家跳高的造詣都相當到家）。第一學期假日特別的多且都在星期五或星期一，遇到這種情形，同學都知道該怎樣辦—調課，天數愈多愈好，住得遠一點的同學連星期二早上兩堂國文課都一起自動放假了，難怪國文教授氣得今年不教了，如今想起來也真有點歉疚在心，他到底還是位好教授，好老師，我們欠他的實在太多了。